

三生三世

上

忘川聚还散，
三生泪复凉。
相亲相见知何日，
此时此夜难为情！

女巫的猫 著

NIWUDEMIAO
WORKS



蓮上舞

轰动华语文坛大作
女性幻情小说浆唯一得主
中国殿堂级古言作家
女巫的猫

盛气凌人年轻君主
VS
木讷迟钝冷血少女

从相互厌恶，到相互倾慕，
最深情的傲娇美男和最无情的复仇少女，
执手三生，逆转天命，艳杀天下！

只见那青衣少女，身子如蝶在莲上飞舞，
他呆呆望向她，梅花飘散，如一场纷飞红雪……

《三生三世莲理枝》系列完美收官，独家结局！



I247.5
15799

三生三世 蓮上舞



女巫的猫
NÜWUDEMAO
WORKS
著



90446481

南京工业大学
图书馆藏书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三生三世莲上舞. 全2册 / 女巫的猫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4. 6

ISBN 978-7-5399-5309-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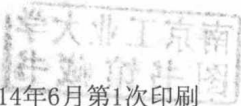
I. ①三… II. ①女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25701号

书 名 三生三世莲上舞
作 者 女巫的猫
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侯 开
选题 策 划 李文峰 崔 悦
责任 编 辑 姚 丽
文字 编 辑 崔 悦
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
出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00×980毫米 1/16
字 数 490千字
印 张 38
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,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5309-0
定 价 59.80元(全二册)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

C O N T E N T S

目录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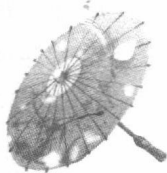
- | | | |
|-----|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| 终须离别 | 1 |
| 第二章 | 梦中佳人 | 57 |
| 第三章 | 踏雪寻卿 | 116 |
| 第四章 | 执手进退 | 171 |
| 第五章 | 誓言来生 | 225 |



目 录 下

第 六 章	与君再遇	293
第 七 章	初遇亲王	337
第 八 章	初入圣都	383
第 九 章	步步为计	426
第 十 章	迫在眉睫	464
第 十 一 章	决战在即	510
第 十 二 章	霜满白头	549
尾 声		598

C O N T E N T S



水牢里依然阴暗潮湿，周围静得能听到水从黑色的石头上滴落下来，在石板上撞击的声音。

闪动的火光中，十五看到艳妃抱着手臂，姿态优雅地靠在牢门上。

“呵呵……我答应过你，保证她不死。那你答应我的事情呢？”艳妃的声音阴恻恻地传来。

“没查到。”冷低声道。

“什么？”艳妃一下子扑上来，狠狠地盯着冷，“陛下不可能不去查那女人的身份，怎么会查不到？！”

冷握紧身侧的拳头，依然道：“没查到任何来历。”

“你是不想说？”艳妃深吸一口气，眼底闪过一丝阴狠，“你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是最先见到那贱人的。你知道她和我长得一模一样，你却没有告诉我！也是你将那贱人的护卫带到大冥宫的。那天如果不是你，她早就死了！”

冷依然垂首，“我确实不知……”

“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吗？”艳妃低声道：“给你三天时间，你若查不出那女人的身份，你自己可以开始替她准备后事了。”

冷赫然抬头看着艳妃。

“怎么？”艳妃笑容阴森，“这已经是很简单的事了！我不过是想知道她的身份，又没有让你去杀她或者杀死那小野种。”

“你……”冷眼底燃起怒意，转身离开。

十五退到暗处，屏住气息，看着冷消失，自己提着食盒朝水牢里面走去。

听闻脚步声，艳妃没有回头，只是冷笑，“还不速速去查？就不怕安蓝沉浸在那

噩梦里，一辈子醒不来？”

十五看着地上坐着的女子。整个牢房里，到处丢着被撕烂的嫁衣。此时的艳妃就坐在那些衣服上，低头给自己受伤的手抹药。

这些药，很显然是她命令冷带来的。

“你就这么想知道我的身份？”

地上的艳妃吓得一抖，手里的药瓶子一下子掉在地上。

她一回头，对上了十五阴冷的双瞳。几乎本能地，艳妃从地上爬起来，慌忙后退几步。

她也不知道，怎么会突然这么害怕。

半晌，艳妃才意识到自己的失态，当即整了脸色，靠在墙上毫不示弱地盯着十五，“我迟早会知道你的身份。”

“是吗？我就怕你接受不了我的真实身份。”

“故弄玄虚。”

“那我现在就告诉你。”十五手放在铁链上，慢慢聚集内力，那手指粗的链子竟生生被她捏断。

艳妃面色苍白，震惊地盯着十五。她当然知道十五有功夫，但是她无法理解，眼前这个女人打开牢笼要对她做什么。

十五慢慢逼近，看到艳妃细心涂抹上药的手，低声问：“风尽，你找到合适的右手了吗？”

艳妃如遭五雷轰顶，满脸惊骇地盯着逼近的女子，“不……不可能……你……”

“我什么？”十五挑起眉，冷笑着看着眼前狼狽而害怕无比的女人，“你果然接受不了。”

艳妃盯着十五那张脸，尖叫：“不可能……”她一下想到了莲初，想起了那张和莲绛相似的脸。

“不可能！你生了那小杂种就该死！”

啪！

没等她骂完，十五反手一耳光抽了回去。

艳妃被抽得直接趴在地上，吐出一口血，抬起头，却对上了十五杀气四溢的双眼，吓得忙往墙角缩。

“你回来做什么？你不是走了吗？你还想害死莲绛？想害得莲绛被你诅咒而死？”

这是十五的痛处，这是当年她逼走十五的理由。

可这一次，眼前的白发女子却没有任何表情，只有那似地狱恶鬼般的阴森。

“当年我说过，你的存在，才是对莲绛最大的威胁。”十五盯着艳妃。

言下之意，她必杀艳妃。

“你就是为了回来杀我？”

“你还没有资格让我特意来复仇。除掉你，不过举手之劳。”

“那你为了什么？为了莲绛？”

十五眯眼欣赏她脸上的惊恐，“死人不配知道！”

“呵呵……我死了，安蓝也别想活。”艳妃咬牙切齿。

“你对安蓝做了什么？”想起安蓝，十五眼底杀气更浓。

“你应该问冷对她做了什么？”

“你不说更好，否则没有机会让你尝试桃花门一百七十二种刑法。”十五起身，回头道：“进来！”

暗处走来一个魁梧的身影，那人手里拿着一把小小的金锤，缓缓走进牢门。

“柳二……柳二……”

看着来人，艳妃几乎咬到舌头，“你怎么没有死？”

柳二虚弱的脸上，泛起一丝冷笑，“娘娘，小的没死，您是不是很失望？”

“我……怎么会！”艳妃扯出一丝为难而痛苦的表情，“我当时很想救你，但是，这个女人存心要杀你，我没有办法啊。”

“娘娘当时若说一声我是您的护卫，或许我会免于被挖心。”柳二蹲身半跪在艳妃身前，看着她虚假的脸，“三年来，我心中一直有娘娘，娘娘又不是不知道。所以我的心，甘愿献给娘娘。只是，娘娘，我一颗真心，却换不得你一点怜悯吗？”

他为了她，背叛了柳家堡，成为了柳家永远的叛徒。他为了她，杀了无数个人，为了她，隐姓埋名。

他依然记得，她挖他心时，那冷酷绝情的样子。

他犹记得，当时被挖心后，绿衣女子拿出一颗护心丹给艳妃，艳妃却为了避嫌选择视而不见。

他甚至记得，当绿衣女子喂他护心丹时，她从他身体上跨过去的决然。

他被艳妃挖了心，而身后那个和艳妃一模一样的女子，却把心替他装了回去。

被挖一次心，看清一个人。

原来，三年来，他在艳妃眼里，不过是一个有利用价值的工具。

而当这个工具威胁到她时，她会毫不犹豫地将其毁灭。

“你还记不记得，她是用哪只手挖你的心的？”牢笼中，披着红色披风的高贵女子冷冷开口。

柳二点点头，“记得。”

“那开始吧。”十五扬唇。

艳妃浑身哆嗦，惊骇地看着十五嘴角的那抹残酷的笑，“你要做什么？”

“你知道我要做什么。”

十五微微眯眼，好整以暇地欣赏着她脸上的惶恐。

此刻的艳妃，才突然想起，昨晚她临走时说：我会慢慢折磨你到你自己求死。

旁边的柳二已经蹲下身子，然后抓住艳妃的左手。

“滚开！”

艳妃一耳光向柳二抽过去，厉声道：“你还不配碰我。”

柳二苍白的嘴角溢出点血沫，可双眼却没有丝毫波澜。

“十五，我是被莲绛关在这里的，没有他的命令谁都不能动我！”艳妃盯了十五一眼，然后朝外面大喊：“来人啊，来人啊……”

“冷刚刚离开。而莲绛，他出大冥宫了。”

“那你就是对我动私刑了。莲绛回来一定不会放过你！”艳妃声音哆嗦，只希望此时谁能出来救她。

“那你得好好熬着等莲绛回来。”

十五看了一眼地上的柳二。

柳二再一次扣住艳妃的左手，将其压在冰凉的地上，让她丝毫动弹不得。

“贱人，你要对我做什么？”她害怕得大声尖叫。

“鬼手风尽，没有了手，那还是风尽吗？”十五淡淡回答，“当年我断你一只手，是因你对我暗下毒手。今日我再废你左手，是为了安蓝和小鱼儿。”

艳妃睁大了眼睛，泪水滚滚而落，“我对安蓝什么都没有做过。十五，我只剩下一只手了，你已经废了我右手，还要怎样？当年如果不是我，你能有今日？你忘恩负义。”

“若非念及当年旧情，我早在你初来长安时，就将你杀了，哪里还会留得你活着做出这么多害人之事？”十五目光深寒，厉声道：“动手！”

柳二举起手里的金色锤子，对着艳妃的拇指，啪地敲了下去。

“啊！”

水牢里传来一声凄厉无比的惨叫。金锤落下，溅起点点血迹。艳妃浑身抽搐，只觉得灵魂疼得要出窍。

而她的大拇指，已经被敲得粉碎。

她双目狰狞，盯着十五，“我要你不得好死。”

话一落，柳二第二锤又敲了下去。

她食指随着那声咔嚓声，被寸寸敲断。

十五微扬下颌，眯眼看着地上的女人，“你又何曾想要我活过？”

三年前，她本已决心离开莲绛，还他一世安乐，带着腹中的阿初离开，可风尽偏生要赶尽杀绝。若她不做得这么绝情，不将十五逼到死路，十五哪里会做出这等

事情。

“唔……”艳妃疼得全身冒汗。

十指连心，这种痛，和挖心之痛有何区别？

更重要的是，十五毁掉的不仅仅是她一双手，而是毁了她毕生心血。

她用了二十五年来学医，没有了手，她就是废物。

“十五，求求你，纵然我对不起你，你不要再毁了我的手。”已明白自己此时毫无抵抗能力，艳妃趴在地上苦苦哀求。

十五走过去，看着和自己一模一样的脸，忍不住伸出手去触摸。

“如果没有记错，这张脸当年是从我脸上割下来的。那个时候我还奇怪，为何你替我换脸，却要留下那张面目全非的脸。那个时候，你就爱莲绛了吗？”

“二十年前，我就爱他了。”艳妃哭泣，“我爱他，远比你爱他还深，远比你爱他还久。”

“你既然爱他，那为何要投奔蓝禾？你明明知道蓝禾下了那个诅咒，却要让我在月圆之夜去执行任务。这就是你爱他？”

艳妃双瞳无光，似陷入了某种回忆。许久，她眼神突然变得狰狞，恶狠狠地盯着十五，“我恨莲绀！我恨不得他死，恨不得吞他血肉。你知不知道，我从回楼跟随他四处游历，最后长留在南疆，十三年啊。你出现之前，我已经有整整三年，三年没有见过他……”她呜咽出声，布满血丝的双瞳盈着泪水，不甘地盯着十五，“因为他不需要我了。他不需要我为他把脉看病，不需要我为他煎药施针。他变得越来越强大，而我变得越来越渺小。”

“他的世界里，我已经没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了。”她神色惨然，“你知不知道，月重宫后山，有多冷清啊？全是一片片的墓地，夜里，常常能听到各种恶鬼在哭喊。那里的天气阴冷又潮湿，我很怕。然而，我却不能像冷和火舞一样留在他身边。他不需要我，连见都没有想过见我……我二十年的青春都给了他，他却对我弃之如尘。我不甘心啊……我找到了蓝禾，我要变得和莲绀一样强大……”想到这里，她眼里又燃起疯狂的光芒，“我要让他眼中能看到我，让他永远都忘记不了我，更要他再次需要我。”

“所以，你让我出现，让他受到蓝禾的诅咒？然后留在他身边？”

“是。他受到诅咒，必然会想办法解除诅咒，而我又会恰到好处地告知他我和蓝禾的关系。他必然再次求我！”艳妃发出一阵得意的怪笑。

十五不可置信地看着艳妃。难以想象，当年的她预谋这么久，竟然是这个心思，“他如你所愿变得需要你，可你为何又后悔，逼走我？”

艳妃浑身哆嗦，手上的痛全部都聚集在了心口，“是的，他可以不爱我，但是我怎么能允许他爱上其他女人？他那么高傲，那么完美，没有人配得上他。更何况，还

是你这样的女人！你哪里配，哪里配他为了你出卖自己的鲜血，为了你甘愿受蔓蛇噬咬之苦？”

十五再也听不下去了，从柳二手里夺过那把小金锤，“安蓝呢？你对安蓝做了什么？”

“哈哈……是她罪有应得。她不相信你走了，非得说是我将你逼走，甚至她竟然试图唤醒莲绛的记忆。”

“你让她失忆？”

“怎么会？是她自己被人强暴，得了失心疯。疯子的话谁相信？”

十五浑身冰凉，恨意如潮水一样卷来。她高举小金锤，狠狠砸向艳妃的中指。

“就是因为你觉得我不配，你就毁了一切？安蓝喊你一声舅舅，哪怕你们非亲非故，她也未曾做过害你之事，你却连她都不放过。”十五喘着气，“那你有什么资格，配拥有这手！”

“啊……”

惨叫不绝于耳，艳妃在地上翻滚，另外一只手企图伸向十五，“我恨你们，我恨莲绛……莲绛，我恨你……我要吞你血肉。”

十五丢开那小锤子，起身看着不停翻滚的艳妃，冷声对柳二吩咐：“去告诉都尉，说艳妃疯了。”

“我没有疯！”她在地上大嚷。她的左手手指全被敲碎，血肉模糊。

鬼手风尽，再也不在。

十五浑身冰凉地走出水牢。门口几个侍卫见她周身是血地出来，纷纷吓得跪在地上。

水牢在地下，隔音效果非常好，可方才那种凄厉的惨叫，他们却听得清清楚楚。

她刚下了阶梯，流水匆匆赶了过来，“有人硬闯大冥宫，虽然不知道是谁，但是武功非常好。莲绛出去几趟了。但是，大冥宫守卫越来越多，我们硬闯，怕也不行。”

说到底，带着阿初，他们如果没有通道，难以下山。

“我有办法。”十五沉声道，“莲绛回来之后，让火舞传达一下，说我要见他。”

“那艳妃怎么办？要不现在去把她杀了？”

艳妃不死，就是一个祸患。

“不。安蓝怕不单单是失心疯，我怀疑，艳妃对她下了蛊。但方才她死咬着不肯说，我们慢慢想办法。”十五回头看了一眼水牢的两个侍卫，低声道：“此处所有的侍卫都调去了其他地方。若我们离开，要想尽一切办法带走风尽。你且去将东西收拾

好，随时准备离开。若是再不行，我们就硬闯。”

就算风尽不死，也不能将她留在此处，让她咸鱼翻生。

“我现在去看一下小鱼儿。”

小鱼儿才是她真正放心不下的。安蓝有冷，可小鱼儿呢？

南苑宫一片喜庆，入园就听到了阿初叽叽喳喳的声音，“小鱼儿哥哥，方才我算了一下，我有三百九十九个老婆。”

十五绕过屏风，就看到小莲初坐在小鱼儿对面，得意扬扬地炫耀自己的老婆多。

“娘亲。”看到十五出现，小东西一下蹦了下来，抓着十五的衣服就往她怀里爬。

十五怜惜地将孩子抱在怀里，抬头，正对上小鱼儿一双乌溜溜的眼睛，略带凄清地看着自己。

他长发披肩，神色依然虚弱。

十五并没有替他换心。

小鱼儿看着眼前容颜绝丽的女子，喉咙微涩，试探地问：“是爹爹吗？”

十五抱着阿初走过去，握住小鱼儿冰凉的手，轻轻点点头。

这孩子，到底还是将她认出来了。

“爹爹……你终于回来了。”小鱼儿咬着唇，强忍住不让泪水滚下来。

多年前，初到长安，当时他还小，被三娘藏在柜子里，眼睁睁地看着三娘被碧萝带走。那个时候，爹爹告诉他，眼泪不能解决一切。

阿初未曾见过小鱼儿这个样子——他印象中的漂亮哥哥，虽然很虚弱，但是总爱笑。

他躲在十五怀里，伸出胖乎乎的手，摸了摸小鱼儿的眼睛。

小鱼儿微微一笑。

“小鱼儿，你要跟我走吗？”十五轻声问。

“爹爹，你还要走？”小鱼儿惊讶地看着十五，紧紧地拉着她的衣服，“你不是回来了吗？娘娘他……呢？”

“你娘娘，现在是全天下的皇帝。我带不走了……”十五轻叹，“我只能带走你。”

“爹爹，你一定要离开吗？我以为，我们还能像以前一样。”

十五眼睛微红，“我在这里一日，他就会平添一分危险。”

“那我不离开了……”小鱼儿难过地看着十五，“爹爹走了，没人照顾娘娘。我就留在这儿吧……不能再让娘娘一个人了。”说完，他从怀里拿出那颗凝雪珠戴在阿初的脖子上。

十五长叹一口气。

背后传来急促的脚步声。她回头，看到莲绛满身风雪地立在门口，容颜似雪，眼眸闪动地看着自己，“火舞说你找我？”他眼底欣喜难掩，声音亦有一丝喘息，显然是急匆匆而来。

“你衣服湿透了，先去换衣服吧。”看着他的衣衫，十五轻轻说道。

“无碍。”他过来，伸手要拉十五，却发现自己衣衫真的湿透，只得悻悻地收回手，一双碧眸含情地看着十五，“怎么突然找我了？火舞说你提着食盒走了？早餐吃了吗？是不是不喜欢？”他一开口，就连续问了几个问题。

心思玲珑如他，性情温和还是他。

“我只是想让火舞告诉你，今晚在南苑宫一起用晚膳。”

“好。”莲绛开心地笑了起来，那闪烁的眸光里还有一丝受宠若惊。

小鱼儿抬起头，惊愕地看着十五，很快垂下眼眸。

他当然知道十五的心思，这怕是最后一餐了。

莲初见小鱼儿失落，干脆从十五怀里跳下来，蹲在他身边，托着腮帮子看着小鱼儿，“小鱼儿哥哥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刚刚我说我有很多老婆刺激到你了？要不，我让爹爹再分一个老婆给你。”

“没门！”莲绛毫不客气地拒绝，“我就一个老婆，怎么分！阿初，你快四百个老婆了，你怎么不分给小鱼儿？休要打我的主意！”

“怎么行？”阿初十分不满地抗议起来，“我还要凑齐四百个老婆呢。”

“四百个老婆，你分给小鱼儿一半，你也有两百个。”

“不行，老婆是自己的，怎么能给别人？小鱼儿哥哥也不会要我的老婆。”

“你现在的老婆还是我给你的，那你怎么要？”莲绛挑眉。

小莲初性子温和，倒像足了十五，不喜与他人抢夺，但若是已经属于他的，那就休想从他手里抢走。

想着自己四百个老婆要被分去一半，他嘴一撇，委屈得就要哭出来。

一大一小，就着老婆的事情，终于发生了一次意见不合的争吵。

“那……”小鱼儿忙抱着阿初，安慰道，“我不会抢你老婆的，你莫要急。”

莲绛见两个东西腻在一起，凑在十五身边，笑嘻嘻地问：“你好些了吗？”

十五先是一愣，后反应过来，脸又红又白，“陛下，你身上衣服湿透了，你如果要站在这里，那也别用晚膳了。”

莲绛依然微笑，“我让火舞去取衣衫，我在这儿看着你。”说着，他拉过旁边的凳子坐在十五身边，挨得很近，却又尽量不让自己湿漉漉的衣服沾了她。

“你方才出官了？”十五看着他青丝上未融的雪，问道。

“有些自不量力的人，企图闯入大冥宫。”他轻言回答，可神色却随之一沉。

那人，可远比他想象的棘手。

十五没有多问，看了看天色，淡淡道：“天色还早，陛下下去休息吧。用晚膳时，我会让火舞来请你。”

莲绛惊讶地抬眸看着十五，用颇为委屈的口气道：“我刚回来，你就要赶我走了？”

他满身风雪地回来，屋子里本就有炭火，这一烤，发丝上的片片雪花立时融化，看起来颇为可怜。

十五见他这个样子，总会想起那年在长安街上，他不顾众禁卫军拦在她辇车前的情形。

那一次，他高热不断。

“现在还没有到晚膳时间。”十五强忍着不去看他的脸，低声道。

“我可以陪你用午膳啊。”

“陛下，午膳已经用过了。”

“那我就在这儿看着他们俩，免得他们两个为了老婆打架。”他笑嘻嘻地道。

十五侧首，凝视着他的脸。

容颜寸寸如雪，虽然沾着湿漉漉的头发，却丝毫不觉狼狈，反而有一种凄凉之美。那执拗的唇，还如青涩少年般固执。

想好的冷淡话语，在他坚定的眼神中，竟无法说出口。

或许，这是他们一生中，最后一次全家人用餐。

“那你先换衣服吧。”最终，她无奈地道。

恰好火舞抱着衣服进来，莲绛展颜一笑，面上有着若获珍宝的欣喜。

见他这个样子，十五心中却是一阵酸楚。

三年，她以为他变了。事实上，他没有变，他还是如当年一样，那么容易满足。

他起身，背却微微滞了片刻，脸上笑容未变，“那我这就去换。”

看着他出门朝侧间走，十五拂过他坐过的凳子，上面有一摊水渍，透出点红色。

因为要给小鱼儿醒神，屋子里一直点着薄荷香，因此十五并没有闻到那血腥味。

十五霍然起身，跟着走过去，进了侧屋，看到火舞站在门口。

火舞正要禀报，十五抬手，对方恭顺地点了点头，然后退开。

屏风后面，影影绰绰，莲绛在换衣服，白色的绵绸搭在屏风上面，血迹点点。

十五站了一会儿，还是退了出去。

外面的风雪很小，腊梅点点，随着风不时地吹进来几朵。

两个小家伙玩得不亦乐乎。阿初好奇心很强，小鱼儿会将当初从莲绛那儿听来的故事一一说给他听。

小东西听得认真，似乎忘记了方才小鱼儿可能会抢走自己一半老婆的事情。

或许是因为以后再也看不到小鱼儿，十五就坐在他身边，偶尔会附和几句。

期间，阿初见十五对小鱼儿亲密，还会吃醋闹腾，爬过来要往十五怀里钻。可一听到小鱼儿咳嗽，他又自觉地爬回去坐在莲绛身侧，生怕挤着小鱼儿。

莲绛换了衣服，因为不用出行，屋子里又有炭火，他褪去了黑色的袍子，穿了一件雪纺交领暗纹流云长衫，衬得精致的容颜清美异常。因为眉眼含笑，碧眸似水，竟没有昔日的妖邪，反而透着一股剔透。

桌子上摆放着精致的糕点和瓜子，他一手揽着小莲初，一手抓来些瓜子。

他手指灵动，转眼间，那些瓜子就被剥得干干净净。待存了一把，他再放在小碟子里。

莲初肉乎乎的瓜子一把捞起，大口大口地往嘴巴里塞。

“小心，别噎着。”莲绛垂眸，小心地叮嘱小莲初，俨然一个宠爱孩子的慈父。

“爹爹剥得没有阿初吃得快。”小家伙嘴鼓鼓的。

“阿初，你怎么能让陛下给你剥瓜子？”十五沉声道。

“没事。”莲绛看着十五，漂亮的眉眼里闪着潋潋的光，语气里满是宠溺。

十五怕他剥不过来，干脆也抓来一把，小心地剥着。

“我来就好了。”他抓着十五的手，“这会伤指甲。”

两手相握，都宛如美玉，可他的却更为修长。

五指如蕙，白皙如葱，完美到看不到一丝瑕疵，就连那指甲都似出水珍珠，透着粉嫩的莹光。

这样完美的手都不怕伤着，她哪里还怕？但是又知他的坚持，十五只得放下，起身对门外的宫仪吩咐了几句。

宫仪端了一副茶具进来，可碟子里的却不是茶，而是碾成粉末的药草。

“夫人这是做什么？”

十五将药草放在壶里，小心地煮起来，“陛下可喝过药茶？在我们老家，因为天气寒冷，时常喝这种药茶保持温暖。这种药茶，也有止血愈伤的好处。”

“娘，为什么我没有听过？”躲在莲绛怀里的阿初抬起头，惊讶地看着十五。

十五脸色微微尴尬，“小孩儿不能喝，你当然知道了。”她让煮沸的茶稍微冷了一下，递给了莲绛。

莲绛眼底闪过一丝慌乱，仔细地观察十五的神色，见她并无异样，才低头喝下。

见他大口地喝下，十五忍不住开口：“陛下就不怕我下毒？”

他微怔，遽尔展颜一笑，眉眼生辉，“夫人亲手给我煮的茶，就算有砒霜，为夫也得喝下。”

听到他说为夫两个字，十五一下想起昨晚的事情，脸色绯红。

“夫人，老家在哪儿？”莲绛开口。

“昆仑。”又倒了一杯递给莲绛，十五沉了片刻，还是开口：“陛下，我有一事想与您商量。”

“夫人说。”

“下月是家父生辰。早几个月前，他就写信来叮嘱我一定要带阿初去见他。”她语气温和，不似往日那般尖锐和冷漠，“如果陛下不介意，能否陪霜发一起前往昆仑拜寿？”

“我不介意，我可以陪你去！”莲绛喜出望外，有些激动地看着十五。

他万万没有想到，眼前一直抵触自己的女子，竟然会主动提出让他去拜见岳父。

一瞬间，莲绛有一种完全被认同的感觉。此时心脏疯狂跳动，他恨不得直接将十五抱在怀里。只可惜，面前有两个孩子，他不得不忍着。

她原本只是试探地一问，因为她知道如果提出自己单独离开，莲绛绝对不会同意，便以这种方式哄哄莲绛，却没有想到他答应得如此爽快。

“那陛下，打算什么时候带我们离开？”

想到山下那棘手之人，莲绛扬唇，笑得妩媚，“明日，明日我便随夫人去拜见岳父大人。”

“好。”十五笑了笑。

旁边的小鱼儿却黯下眼眸，静静地看着窗外纷飞的雪。

因为本就是冬日，天黑得很快，宫仪原本送来的辛辣食物，都让十五撤了下去，换上了清淡系列。

这让喜欢上了辛辣重口味的小莲初颇为不满。

可十五一个警告的眼神，阿初只能作罢。

幸而莲绛在旁边哄着，一边给他将鱼肉里的刺挑出来，一边说等他长大了要给他找第四百个小媳妇儿，他才开开心心地吃完这顿饭。

饭后，两个小东西嚷着让莲绛讲鬼故事。

为了制造气氛，莲绛叫宫仪撤了屋子里的琉璃灯。整个屋子里除了窗外惨淡昏暗的光，一片漆黑，加之风雪，还真有一股阴森恐怖的氛围。

莲绛说得绘声绘色，阿初吓得不轻，钻在十五怀里不肯出来。

十五顺手抱着小鱼儿，见两个孩子吓得不敢说话，十五只得哀求：“陛下换一个吧。”

“那我说笑话吧。”

“别。”十五慌忙打住，“你说笑话，今晚两个孩子都没法睡了。”

“夫人如何这般说？难道听过我说笑话？”莲绛疑惑地盯着十五。

十五忙扭开头，“没……”

莲绛隔着夜色看了她许久，又换了一个故事。

或许是下午玩得开心，两个孩子不多久就睡了。

十五将他们俩放在床上，干脆也躺在旁边，陪着他们睡。

可刚躺下一会儿，一双手悄然伸过来，环住她纤细的腰。

柔软的唇贴着她面颊，低沉魅惑的声音自头顶传来，“夫人，今晚陪我吧。”

没等十五开口，莲绛在黑暗中将她拦腰抱起。十五原本想挣扎，却又怕惊动了孩子，干脆装睡，任由莲绛将自己抱走。

虽然能听到夜晚大冥宫的风冷厉地刮过，她却因为身上盖着厚厚的披风，感觉不到寒冷。

他步子轻缓，时不时低下头，亲吻着她的白发。

十五靠在他怀里，不敢动弹，因为靠着他心脏，能听到那强有力的律动声。

大殿的门被合上，十五依然紧张地闭上眼睛，任由他将她安置在床上，褪去她的鞋袜、外衣。

她不敢动，生怕醒来，莲绛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。

屋子里的琉璃灯暗了下来，莲绛并没有进一步的动作，只是环着十五的腰肢，将她抱在怀里，沉沉睡去。

背后是他强有力的心跳，十五如何都睡不着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她轻开口：

“陛下……”

唤了几声，莲绛都没有动静。

十五试探地移开他的手，回身触摸，发现他紧闭着双眸，已然深睡了过去。

只是，那漂亮的嘴角，依然带着满足的笑意。

手指轻轻地滑过他的唇，落在那漂亮的美人裂上时，她仿似受到蛊惑般，凑过去，却只是隔着手指轻吻了一下。

身前的人没有动，十五翻身，悄然下床。

为了不吵醒他，她光着脚踩在波斯地毯上，然后点燃琉璃灯，放在了床头。她动作轻缓地将莲绛的衣服掀起来。那光洁如玉的后背，竟然有一道三寸多长的伤口。

伤口不深，然而，落在如此完美的肌肤上，触目惊心。

十五手指不由一颤，有些难过地低下头，白睫湿润。

莲绛，你真是傻啊。我只是说让你来用晚膳，你为何不包扎了伤口再来呢？包扎一个伤口需要多少时间？你怎么能这样笨，明知道自己有伤，还要陪着我们一下午，任由阿初闹腾，还替他剥瓜子，替他挑鱼刺。

怕吵醒他，十五再次点了他的睡穴。她跪在床边，将额头抵在他后背上，紧咬着唇，尽量不让自己哭出声，可泪水却无论如何都止不住地滚落。

身体因为内心的痛苦和绝望不停颤抖，她一手抚着他的伤，一手紧握成拳，